论述音韵学在传统“小学”中的地位

“小学”指的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通常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在古代，小学长期是经学（大学）的附庸，然则至清代，小学却几成近三百年的学术核心。黄侃曾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解字》和《广韵》两书为基础，后者即指向了音韵学。用一句话概括音韵学的地位——即其为“小学中的小学”，懂音韵是治小学的基础。

传统的音韵学包括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和北音学四个门类。古音学，即研究上古时期（先秦两汉）汉语的声、韵、调系统，以《诗经》、《楚辞》用韵和《说文》谐声为主要依据；今音学，即研究中古时期（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以《切韵》系韵书，特别是北宋初期的《广韵》为主要研究对象，今音学也被称为“广韵学”；等韵学，是用“等”的概念分析汉语声、韵配合规律的一门学问，通过韵图的形式展示某一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以《韵镜》等韵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北音学，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以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和明代兰茂《韵略易通》为代表，研究以元大都（今北京）或汴洛（今开封、洛阳）音为代表的近代北方话的语音系统。

从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音韵学的地位。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将“小学的部分”安排在“六略“当中，各种经典书籍之后。“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臣复续扬雄作十章……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汉书·艺文志》中的这段描述，说明“正读”（辨明文字读音，属于传统音韵学范畴）为研究前代字书古籍的基本，也是后续学术发展的前提，虽然此时还并没有出现音韵学类专著（扬雄的《方言》有部分内容），但其重要性已经逐渐为古代学者所重视。而在《隋书经籍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小学依然被单列一类，附于经学之后，其中的音韵学类专著的比重却在不断增大。

在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数篇，其中第一篇就是“——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可以说在清代，音韵学在小学中的地位被史无前例的拔高，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任公说，“小学”是袭用汉人的术语，实际应称为“文字学”，并将小学分为两类：字义学和字用学，而音韵学也是字义学的一部分。字义学即“字典之学”，有三种组织法：以各字（或辞）所含意义分类组织（《尔雅》、《方言》、《释名》、《广雅》）；以各字的形体及所从偏旁分类组织（《说文》、《玉篇》）；以各字的读音分类组织（《切韵》、《集韵》、《广韵》），第三类即归入音韵学。阮元（阮芸台）所编的《经籍纂诂》被任公誉为“检查古训最利便的一部类书”，而它便是依韵编次；而任公提到的几部最简朴的蒙学古字典，也是编成韵语，专备背诵使用，故即使仅作为一种小学学习的辅助，音韵相关的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他是古人进行识字乃至着手训诂的一种基本常识。段玉裁（茂堂）的《说文》注，被卢抱经称为“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小学考》卷十引），而茂堂最擅长韵学，订古韵为十七部，每字注明所属之部，**“由声音以通训诂”；**陈仲鱼为《说文》正义，阮元称其**“以声为经，偏旁为纬”**，故知音韵的地位被放在比偏旁形体还要高的位置；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舍形取声贯穿连缀”**，任公直言“总算把《说文》学这片新殖民地开辟差不多了”，然则仍有不满，认为“他们都注重收音，忽略发音”，可这便是传统音韵学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了。不难看出，近代在《说文》的研究过程中，入门通训，靠音韵，完善研究体系，还是离不开音韵，譬如《说文》这类研究，发展到近代遇到的瓶颈，还是脱不开音韵，这也是留给后人的难题。

学者郑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说到某门学科的研究传统，不外乎三个层面：观念、材料、方法。古音研究的传统观念是经世致用，传统材料是历代古书，传统方法是文献考证。一言以蔽之，从读经、解经到明义。明代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短短十六字，道破了发端于南宋、兴盛于清代的古音学缘何能逐渐摆脱经学的樊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顾炎武先生是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完成了《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古音表》二卷，而且用“离析唐韵”的方法来分析中古韵类和上古韵部的对应关系，和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看出，倘如说对上古音、中古音的分别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经读经，那么顾炎武先生所使用的方法便体现了音韵学的独立研究价值逐渐为人所承认，这显然与晚清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传统的音韵学知识到清代逐渐积累到饱和的程度，新的方法、联系的眼光进一步提高了音韵学的研究价值。

我们可以说，音韵学在传统小学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的，并非一个单纯的“重要”可以概述。将音韵学放进整个学术史的背景下考量，从作为认字、读书、解经的工具，到逐渐成为独立且专门的领域；从冷门绝学，到众家趋而研之，到如今方言学在语言学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纳入音韵学的研究范畴。从传统到现代，音韵学研究仍在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汉书》，（汉）班固，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1721页

[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200页

[3]《守古与维新：古音研究三百年》，郑伟，《读书》，2019年1月